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五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七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黄履　蔡挺兄抗　王韶子厚寀　薛向子嗣昌

章楶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

輒誦稍能戲為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
大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宊也或者其蠧民已甚天固
儆之邪因作浮圖宊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
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川令歲
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閡
銓格判銓張揆擿使自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
已捨之薄矣須待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
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祕

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逆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

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藉甚英宗知之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韓絳使陜西慶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與為奴婢絳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齊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

歷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為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即位轉左丞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召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駮之改知眞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

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紬元祐之政策言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顓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顓

為相顧蘇轍軋已迺擿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覬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為畀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鄜延路金明砦主將張輿戰沒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畀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

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
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澶州娼而為清臣姑子田氏外
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
職知眞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冤造奇譖以陷劉
摯罪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為門
下侍郎僕射韓忠彦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
張舜民不使吕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為曾布
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禄大夫清

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箇
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為人寬洪不忮害嘗為舒亶所
劾及在尚書亶以贓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
之贓則不可再為姚勔所駁當紹聖議貶或激使甘心
清臣為之言曰勔以議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
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
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禄不公於謀國一意欲
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

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
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為誦數之
學未可從吾游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
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
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修薦為秘閣
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熙甯
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

進司農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寛賸造簿供手實青苗
責保任追逮胥苛切其類旁午壽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
朝移使京東路過闕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
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壽左諫議大
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
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壽笑
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
遼國通好久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為知禮即

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部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蔽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既不敵故法官顧避稽停請自令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陳州還為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壽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遽辭日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壽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戶部

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欵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羗情無厭當使知吾宥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幷棄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

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燾策宣仁太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燾諫曰陛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

燾以河流入濼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吴未决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沓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

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
安其心爾今日願自臣革之使朝廷不為姑息而大臣
稍敦廉耻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
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
仁之喪宗室既為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為期
壽爭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
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壽與惇布
衣交覩其助已壽不肯少下之陽翟民盖漸有財訟而

與諫官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
燾不可復欲并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
為儀仗使後官有絶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
常安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
燾為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又日華
本三班院吏以燾恩封光祿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燾
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旨言
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閻守懃

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勲詣壽謝郝隨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爲階亦爭之以老避位帝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髪爲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

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餙偏辭而為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唐邈川為湟州戍守困於供億熹在樞府因議者以為可棄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鄯州之復又

移建昌軍然棄鄱州時壽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子扶靖康時為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環欲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歴鳳翔法曹縉雲令王安石與環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璪同編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

論助役安石使璪為文誥之辭曾布請為之由是忤安
石意神宗欲命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璪同修起居
注自縣令至是不歳餘生奏事不實解三職已而復之
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
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
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朝廷既復河隴欲因勢截定夔
蜀荆廣諸夷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
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

殿修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為黥徙且破産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璪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户亦每歲納錢乞度寛羡數均損之以恵貧弱後皆施行鄭俠事起璪媚吕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迹深其辭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為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考歲校以行藝次升略

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傅致軾於死卒不免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為非正詔議更制璪請於夏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事行其說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禄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虛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叅知政事改中書侍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璪姦邪便佞善窺主

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疏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令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如是踰歲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以卒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曰簡翼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䕫州觀察推官

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熙寧
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
邪召試學士院以為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戶房兼修條
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祿豐地要人
人欲得之執政上其員帝命與宗孟命察訪荆湖兩路
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吕惠卿制手實
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
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

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焉臣以為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矣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廼加佩魚遂著為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頗肆横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皆非是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

阿欲大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
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
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
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爲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
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
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
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爲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

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黙黙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緍豐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慍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十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甞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髙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

二曰儉也蓋鍼其失云

黄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為高密廣平王二宫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監察御史裏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説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圓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令日禮文之

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祀為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同修國史遭母憂去服除以禮部尚書召對闕中閩省鹽法苦言者衆神宗謂履自閩來將以為決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羣臣且然況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

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刋其制御史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屢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哲宗即位徙為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歴舒洪蘇

鄂青州江寧應天潁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為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時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為罪先是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圓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謟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兹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

惇以為北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祇亦謂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遠斥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敢為陛下論得失乎乞從善地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大一宮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諟俾日邇忠讜疏絶回遹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淸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隙國是羣姦洞之衝決莫障重為薦紳之禍焉至於興大獄以傾馮京蘇軾者璪也助成手實之法以壞人材讟司馬光者宗孟也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淸臣眞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壽論議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間無所匡建

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度州推官秩滿以父希言當官蜀乞代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誓書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為吏使之察警

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為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決兵夫芟揵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為輕乃貶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所芘挺兄抗時為廣東轉運使迺相與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十百為州縣害挺諭所部與

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獘遂絕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斂邊戶入保戒諸砦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諒祚

督帳下決戰挺伏强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引却移寇柔遠玉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思順舉族投諒祚倚為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西為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死挺築城馬練平為荔原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鎮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則別為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為伍番三

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竒括並邊生地冐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闌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爲熙寧砦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守之諜告夏人偵胡盧河挺出竒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三千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

士廣鋭卒徙營衆懼遷欲為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十九人訖徙營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輒没挺為貸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為蕃漢青苗助役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鐵𡨋槍皆獲其用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庭之下以為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開天章閣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

乞置三十七将皆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
帝親臨賜藥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
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敏肅挺譎而多
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為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
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
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
愍焉遂有樞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

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官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為秘閣校理乞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堨大以為利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劵為市久不償人無所取資衆而私鑄抗盡給之人得直以止省禺歲運鹽英韶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舸為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英宗立召為三司判官

廣部去京師遠不即至帝見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諭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為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淚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請見帝迎問之抗推原變异守前說以對大臣畏其諫列白為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郡兵畨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為太子詹事未至而

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赴鎮秦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少至老局縶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狥莫敢奸令居數日英宗召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為家人言感念歔欷及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于便室驟得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謚吳奎曰抗以舊恩自雜學士贈官已踰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陜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

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

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内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畧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古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

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為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徙逵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

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詔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壓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詔躬披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渡洮為之援餘黨復集詔命别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㔶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

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陿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

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趍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

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
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
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
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為樞
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
轉運判官馬瑊捃官吏細故韶欲罷瑊王安石右瑊韶
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
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

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
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
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
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鑿
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
悦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
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
光禄大夫謚曰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

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掟營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為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子十人厚寀最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

差事官累遷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
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
公事會羌酋瞎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贍與厚同獻
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瞎征
九月次青唐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拶姓名曰趙
懷德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
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畀懷德而貶厚
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别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

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懐德之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懐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隂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畧安撫三年四月厚帥大軍次于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

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游騎登山攻其背親師强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

大軍趣鄜州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鄜州超拜厚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永年戰死羌
梵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禦使
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即納欵還厚
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曰莊敏
寀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
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左
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

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為乃驗外間讙傳浸淫徹禁庭
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
弗許戶部尚書劉昺寀外兄也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
寀家使因昺以達寀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
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浹不能對
葢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寀風儀既高又
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
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寀當

立敗即白帝曰宗文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宗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閽卒獨聽宗入帝齋待敬潔越三夕無所聞乃下宗大理獄成棄市㞐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為永壽主簿權京兆戶曹有商胡齎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與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誘胡人者鞫之果妄為邠州司法參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

洎行邊向詣洎陳三弊言今板築暴興吏持斧四出伐
木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
關秦東塞令西鄉設守是為棄關內予三司貸龍門富
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
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貪沓欲因事為邪并治于城
立表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向力爭罷之監在京榷貨
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
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

象將盐不售矣有司主沔議既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詒主將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為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貫汝擅還之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獘以為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

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之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為提點刑獄兼其事武疆有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寃脫六囚於死入為開封度支判官權陜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閑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塲於原渭以羡鹽之直市馬於

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
司不能供億將移陜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
不可以為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
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孫爭舍令孫正病卧驚而死罷
知汝州甫數月復以為陜西轉運副使進為使厚陵役
費其助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
民不益賦其課為最夏將嵬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
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

城之廷議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蓋忘身以狥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詣闕與辯靖辭窮即罪之神宗知向材以為江浙荆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為主者冒占悉奪畀屬州諸運皆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為立等式用所漕物為誅賞遷天章閣待制

環慶有疆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詣中書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入唯止都門達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不可計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濫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主者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

送瀛州戮於市北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曰彼欲疆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儌倖取成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為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向控辭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詔自向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

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於是舒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録其言謚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歴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為左司郎中擢徽

猷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
亶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盜責安化軍節度副
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溼原三
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
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
久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
授其子昶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
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為待制卒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

遣譚稹御命訪諸帥韓粹彦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諜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頻為侍御史忤章獻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楶以叔得象蔭為孟州司户參軍應舉入京閩父封對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寃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歴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為考功吏部右

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彊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粲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使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粲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瀦水夏人馬飲者多死

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盧河川據形勝以偪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自示其怯或以粢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粢又陽謝之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盧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

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楶迎擊敗之既而環慶鄜
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睥視不敢動
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
高車臨城塡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統軍嵬名阿
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楶諜其弛備遣折
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
十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親御紫宸殿受賀累擢
楶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楶

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間厮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為之寢兵楶立邊功為西方最時章惇用事楶與惇同宗其得興事頗為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繂為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宫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莊簡賻恤甚厚楶七子繂綜綜綰縱縯縝

綽綜最知名綽繇推官為戶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權知揚州無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旰皇皇無肯售綽飾市易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束手或自殺綽得訴者所持舊鈔為錢以千計者三十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罷綽降兩官綜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為戶部員外郎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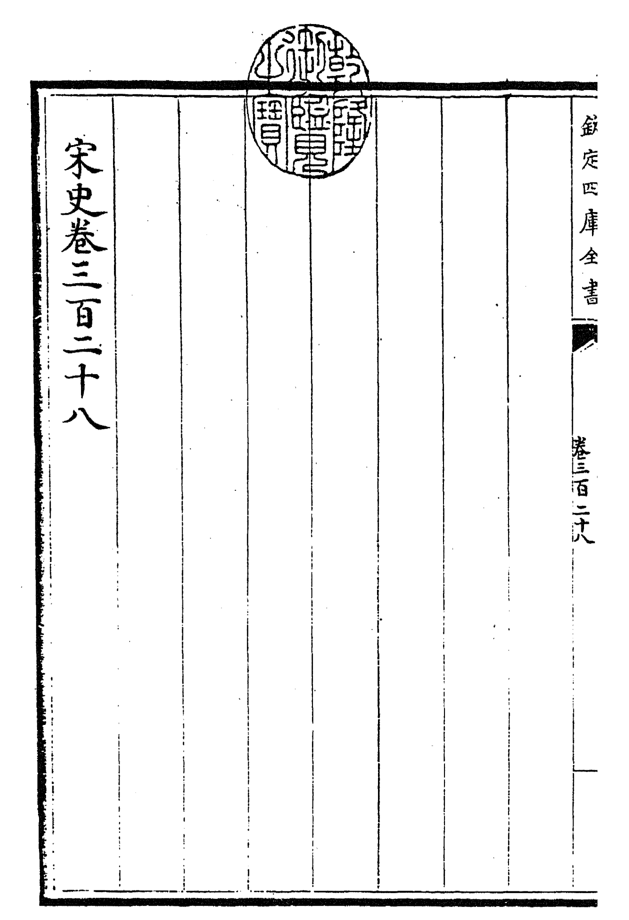
侍郎劉逵之妻綜姊也逵漸復元祐之政綜多賛之蔡京欲擠逵且惎綜不附已使其黨攻之出綜湖州論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宫綜歴通判常州綰知丹徒縣綎簽判西安州縯簽判蘓州棨孫芨承奉郎盡監蘇州稅俱列士顯及京復相遂興制獄傾章氏綎居蘓州或得私鑄錢數巨舋京風言者誣綎與州人郁寶所鑄詔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畸蕭服更往鞫之連繫數百人累月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別遣孫傑鞫之傅致如意

綖刺面配沙門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竄亂綍台州綜秀州綜温州綰睦州縝永州菱處州藎均州官司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寃之孫傑擢龍圖閣直學士知蘄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綖常州綜復朝奉郎通判秀州頃之綖改授内殿崇班綜祕書省校書郎遷戶部員外即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譚鎮宣撫燕山請綜為叅謀加右文殿修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鎮以錯置乖方罷綜落

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靈夏而蔡挺王韶章楶輩起諸生委褒衣樹勲戎馬間世非無材顧上趣向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策敵楶之制勝亦一時艮將薛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邊饟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龍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釁兆伐廼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案

以左道殺綖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許祖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三百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八

常秩　鄧綰 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 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 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以經

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為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為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為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敢不來非有所决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之今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異

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即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進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大一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潁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議大夫秩平居為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歆然自以為不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既不肯

仕世以為必退者也後安石為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為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為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立始命為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

薦立為秘書省正字諸王府說書侍講請用為崇政殿
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為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
之乘間為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為詆毁
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卞惇卞懼請
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
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
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

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吕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惠召我来乃

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
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
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
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
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弊鄉當
堲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
以奉聖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
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籍綰以威衆綰請

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緡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聚斂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錢綰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綰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確唐坰為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朝故事未有臺雜為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

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用既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頋籍前後諫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録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人思竭盡矣遼人来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綰曰非徒無益且大擾賁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遼妄為地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遂巡自罷其情偽可見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茍先之以畏屈彼或將

力爭則大為中國之耻帝覽疏嘉之安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録其勢安得不犯徒

使囂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恐困而已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為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録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為御史安石不悅遂自劾失舉帝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踰歲為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荊南陳陝徙永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

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文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

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
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
荒繆不足以汚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
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
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
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
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
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

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别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温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

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修撰哲宗實録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禄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録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禄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為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

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興其黨有與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宫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河南府召為中大一宫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為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右神觀使兼侍讀留修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蠻擾邊即倣陜西弓箭手列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還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

太傅謚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
蔡尢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爲定
遠尉秀州判官熈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
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
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
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
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盡爲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

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為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為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

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
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蘄解職以集賢校理
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
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
制誥為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擿其語以為侮
慢因論軾自熈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
逮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黄州方定自鞫軾
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

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鉤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為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為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汝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定於

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斬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為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既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録名臣諫草有言

新法事及親朋書晝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為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事亶又言王詵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為過但貶軾詵而光等罰金未幾同修起

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為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壻所為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為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為御史中丞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録其數目令違法不録既案奏乃謾以發放歷為録目之籍亶以為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

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録目亶遽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鞫厨錢事謂亶為誤法官吴處厚駮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自盜為贓情輕而法重詐為録目情重而法輕身為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

士

蹇周輔字皤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郯為布衣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郯既貴達周輔始特奏名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為御史臺推直官善於訊鞫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它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為知體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官出為淮

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寺選為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殿修撰為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為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掊克欺誕罷公擾

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
宗嘗命作荅高麗書屢稱善為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
戾子㢑辰
㢑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
周輔方使閩上言父子並祗命遠方家無所託斷改一
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為監察
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
輔得罪以㢑辰成其惡降簽書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

黜江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

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閱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為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具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

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鐸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附著纖悉不遺遷禮部侍郎鐸雖云封駁而是時凡給事中不肯書讀者輒命代行之貢院獲舉人挾書開封尹蔣之奇將以徒定罪鐸爭不可之奇為從輕比既上省章惇怒罰府吏舉人竟坐刑鐸不復敢有言衆傳以

為笑後議除御史中丞或摭此事以為無所執持乃止
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
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為輕重存殁名臣橫罹竄斥序
辰既放歸田里鐸之罪不在其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
中拜禮部尚書方議廟制鐸請增為九室議者疑已祧
之主不可復祔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之僖
祖皆嘗祧而復今宜存宣祖於當祧復翼祖於已祧禮
無不稱從之進吏部尚書卒

論曰士學不為己而俯仰隨時如挈皇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撓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時三辭羔鴈之聘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即至容容歷年曾無一嘉謨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亶之凶德宜為世所指名綰及周輔二家父子並同惡相濟而彦辰與鐸編類事狀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之士為之一空馴致靖康之禍可勝嘆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歷中上曾祖明家集詔

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
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
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見昵獻所為文及即位除
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故景帝
待之後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
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
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
為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

潛之義剛内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卿為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為詔諭之曰朕疾少間矣廣淵宣言於衆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内省傳達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

錢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摭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徙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興師入夏境擻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吳逵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逵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材廣追擊降其衆

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潛遣兵間道邀襲盡殲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游子弟即胥史輩至於濮宮書吏亦預選蓋其人與時君卿善一路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卿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詔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擢為兵部

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饑困何能爲然春秋許與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横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治平中詔求武畧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畧皆自治而已契丹刺缺兩輸

人為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臨曰彼歸我而遣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悔失計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滄州荆南入為户部副使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仍俟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為監察御史裏

行衛卒入延福宫為盜有司引疎決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閭會降為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為化黄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衛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人獨兩人召請并還唐介吕誨等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顒顒無所寄命交章

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嗣危言切語動天感人
夫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為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
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
心啟親發德音鋭為此舉中外揺揺之心一旦定矣厥
後浸潤稽緩豈免憂疑流言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
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恐海内民
無謂陛下給者順天意民心命之令者聽左右姑息之
言而疑之使遠近姦邪得以窺間伺隙可不惜哉因請

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目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為皇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潁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劫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逵為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

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奬拔帝初臨御頗不悦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爲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爲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文恪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二鏞劃雪行二

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衞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留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

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為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衞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

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汚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
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
乃出知滄州入爲祕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
因被酒以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
烈以貽後法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
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子相錄元祐中所上疏槀聞于
朝詔贈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中

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為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為職不宜兼治宅曹神宗善之為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集賢院擢侍御史知雜事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其獄被以逗撓罪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建為吏部侍郎踰年嫚於奉職銓擬多牴牾事聞以制法未善為解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

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家貲易鹽吏或推行失指

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寢之

民以為便後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刋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即家讎校英宗臨政淵嘿繹獻

五箴曰主斷明微廣度省變稽古同判刑部獄訟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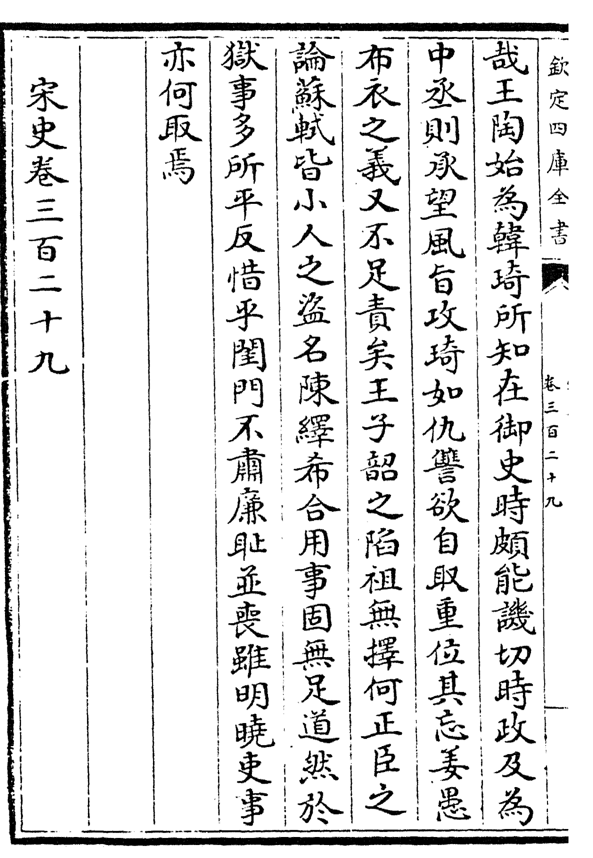
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當有所輕重

繹曰持法者貴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由是多所平

反帝稱其文學以為實録檢討官神宗立為陜西轉運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郡州繹不能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慠然無慚色召知通進銀臺司帝語輔臣曰繹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時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繹特聽便宜處決久之還翰林仍領府治司農吏盜庫錢獄未竟中書檢正張諤判寺事懼失察以帖詰稽留繹遣吏示以成牘言者論其狥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

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祕書監集賢院學士
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事覺有司
常為官物有剩利帝曰是以事佛麗重典矣時繹已加
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大中
大夫以卒年六十八繹為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
年繆為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為熱熟顏回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
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為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



哉王陶始為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為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讐欲自取重位其忘恩負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盗名陳繹布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耻並喪雖明曉吏事亦何取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